

SHI JIE TONG SHI QUAN BIAN

世界通史全编

13

世界现代史编
(之二)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通史全编⑬

世界现代史编

(之二)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通史全编/冯克诚,田晓娜主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25-02049-8

I. 世… II. ①冯…②田… III. 世界史:通史
IV. 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3155 号

世界通史全编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出 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 刷: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50

字 数:370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225-02049-8/K·149

定 价:298.00 元(全 2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推翻德川幕府	(1)
“法外之域”鹿儿岛	(5)
日本明治“维新三杰”	(10)
明治维新的启蒙者:福泽谕吉	(17)
改革家伊藤博文	(21)
日俄战争	(26)
日俄辽阳会战	(30)
日俄沙河会战	(34)
旅顺口失陷	(37)
日俄奉天(沈阳)会战	(43)
走向覆灭的航行	(50)
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詹西女王	(56)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59)
塔别尔西陵墓的“幸福王国”	(62)
赞兼城保卫战	(67)
尼里兹起义	(69)
祖鲁人的抗英抗荷斗争	(71)
血河战役	(74)
伊桑德卢瓦纳之战	(77)



1906 年起义	(81)
阿散蒂王国的建立	(82)
阿散蒂王国与芳蒂人的矛盾	(88)
阿散蒂王国的衰亡	(92)
英布战争	(99)
第一次英布战争和詹姆森事件	(102)
布隆方丹会谈和英布战争的爆发	(107)
布尔人的初期胜利	(110)
突破图盖拉防线	(113)
阿卜杜·卡德尔的抗法斗争	(117)
1871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	(123)
苏伊士运河	(128)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没	(130)
“海上马车夫”的发迹与败落	(135)
“日不落帝国”	(141)
巴尔干同盟	(152)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156)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60)
“亚洲的觉醒”	(163)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166)
越南安世黄花探农民的抗法斗争	(170)
阿塞·黎萨尔与菲律宾的“宣传运动”	(172)
“菲律宾联盟”和“卡蒂普南”	(176)
武装斗争烈火燃烧起来了	(182)
青年土耳其党及其革命	(187)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非洲	(191)
南非人的抵抗斗争	(194)
埃塞俄比亚人的抗意卫国战争	(197)



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	(200)
埃及英法“双重监督”制	(203)
阿拉比起义	(208)
阿拉比亚历山大和开罗保卫战	(211)
科学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	(216)
“炸药大王”和他的独特遗嘱	(220)
“乱世英雄”老仲马	(225)
“基督山伯爵”与大仲马	(229)



推翻德川幕府

资产阶级革命一般都是从改良主义发展而来，日本下级武士领导的维新运动更是如此。起初，维新志士接过尊王攘夷的口号，反对侵略、要求改进幕藩政治，具有民族主义爱国运动性质。以1858~1859年（安政5至6年）吉田松阴等受迫害的“安政大狱”为转折点，尊王攘夷运动逐渐发展为倒幕运动，尊攘派逐渐转化为倒幕派。

德川幕府原本不许天皇及外藩（旁系大名）干预幕政。黑船叩关，事态严重，幕府破例报告天皇并征询各地藩主意见。于是，天皇及皇室公卿开始卷入政治，西南强藩萨摩、长州等也积极干预幕政。1858年2月，《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即将签订，水户（现茨城县）等藩反对，幕府乃要求天皇下诏“敕许”签约。不料，在水户、萨摩等藩策动下，天皇竟然不批准签约。长州等藩的尊攘派也聚集京都联络部分皇室公卿反对签约，主张攘夷。恰当此时，又出现了将军继承人的问题。两者结合，形成尖锐斗争。7月底至8月初，幕府不待“敕许”即强行签约并宣布德川庆福（当政后称德川家茂）为继承人，勒令水户、尾张（现爱知县）、越前（现福井县）三藩藩主隐退。10月中旬，大肆逮捕尊攘派志士，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被斩，其他遭迫害者近百人，这就是安政大狱。

反动派的镇压使矛盾更加激化，为报复安政大狱和反对幕府推行与天皇朝廷搞妥协的活动，1860年3月及1862年2月连续发生刺死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及刺伤幕府老中安藤信正事件。1863年初，尊攘派策动部分公卿以天皇名义迫令幕府定期宣布攘夷（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1月31日，吉田松阴的学生，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1839~1869年，安禄150石）等人纵火焚烧正在施工的英国公使馆。6月初，幕府被迫表示同意攘夷，并宣称将于6月25日布告天下。英、法等国提出抗议，要求派兵进驻横滨，幕



府又屈从英法。

1863年6月25日(阴历5月10日),长州藩炮台向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开炮,7月上旬又炮击法、荷军舰。7月16日及20日,美、法军队进攻下关,击沉长州藩军舰3艘,摧毁长州的炮台,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的旧武士军队在下关战事中溃败,高杉晋作打破身份限制,吸收农商子弟,提拔下级武士,组成“奇兵队”(旧武士的藩兵称“正兵”),并号召农商以至贱民组织“农兵”、“商兵”,封锁海峡,扼守下关。英国为报复生麦事件,8月15日,英国舰队进入萨摩,摧毁鹿儿岛1/10的市区和3艘萨藩军舰,萨藩被迫答应了英国的赔款和惩办生麦事件凶手的要求。史称“萨英战争”。

不久幕府于9月30日(阴历8月18日)在京都发动“八·一八政变”,赶走天皇朝廷中的主张支持倒幕的公卿三条实美、泽宣嘉等“倒幕七卿”,再度迫害尊攘派。1864年8月19日,吉田松阴另一学生、与高杉晋作合称“松门双璧”的久坂玄瑞(1840~1864年),拥戴长州藩世子率兵入京都攻打皇宫禁门哈御门,打算驱逐幕府势力。激战3日,兵败身亡,史称“禁门之变”。8月24日,幕府以追究禁门之变为由,策动天皇下令征讨长州藩,即“第一次征长战争”。

西方侵略者立即配合,9月5日,英、美、法、荷组成的4国联合舰队,由英国东洋船队司令古巴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共有17艘军舰,配备有288门大炮,5,019名士兵,还有3艘联络舰,闯进下关海峡,猛轰3天,摧毁了长州藩全部炮台。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被迫屈服,保守势力重新上台,高杉晋作逃亡,斗争形势一时逆转。

侵略者迫令长州藩赔款、惩凶,不准重建炮台,又压迫幕府把进口税降至值百抽五等。在此以前,1861年3至9月,俄国军舰一度强占对马岛的芋崎浦,1865年进驻横滨的外国陆军1200名,海军800名。

农民斗争和市民骚动风起云涌,至1866年起义达40多次,其



次数之多,超过江户时代任何一年,其中规模大的起义,参加者达数万人,起义的主要口号是“改造世道”。

群众斗争推动着志士前进。民族危机和攘夷运动的挫折迫使志士在战略和策略上进行思考。还在1862年初,久坂玄瑞已经认识到:“诸侯不足恃,公卿不足恃,除联合草莽志士外,再无他策”,主张以民族利益为重,超越藩的界限,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战线,被称作“草莽组织横断论”。1865年,高杉晋作更大胆提出,在无损于“国体”(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对外开放下关港口,集中力量打倒幕府,这就是“开港战略论”,或称“开港讨幕”。

1866年,土佐藩志士中冈慎太郎(1838~1867年,村长出身)著文反对辅佐幕府空喊攘夷,说:“某之攘夷策,今日在于深结外夷”。他所说的“深结外夷”是指派留学生出国,雇外国专家练兵办厂等,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这些论点及此后之行动足以说明:尊王攘夷运动已转化为倒幕运动并且有“维新”的要求。只不过日本志士未能与农民运动结合,这是他们的局限性。

1865年1月13日,高杉晋作再度举兵,在濑户地区豪农豪商支持下,打败长州藩保守势力,重订奇兵队纪律,规定了奇兵队不得加害于农民,不许随便践踏农田,不许收摘农民种植的水果和抢夺农民的家畜家禽等等,以争取群众,并起用洋学者大村盖次郎改革军制,改用新式步枪,其势蒸蒸日上。

西方各国密切注意日本局势。当时,美国忙于南北战争,俄国忙于1861年国内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英、法两国成为主要角逐者。英国权衡利害,看到倒幕势力强大,乃决定支持萨、长两藩倒幕,积极出售武器,促使萨、长联合。幕府则加紧勾结法国。1866年7月18日,幕府在法国支持下挑起第二次征长战争。但萨摩藩已和长州藩暗订盟约(1866年3月7日),拒不出兵。佐幕诸藩也因农民起义蜂起而自顾不暇。1866年8月29日,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将军,9月29日被迫以天皇名义下令停止征长战争。

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死,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6月



及10月,倒幕各藩倒幕派(萨、长、土、艺^①)加速订盟,武装讨幕已如箭在弦上,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庆喜于11月9日奏请辞去将军之职“奉还大政”,企图以此剥夺倒幕派起兵的理由。他既不交兵,也不纳地,反而集中精兵于大阪。于是,萨、长两藩倒幕派再次约定会兵京都。1868年1月3日(阴历庆应3年12月9日),在倒幕派策动下,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再辞内大臣之职并交出其领地之一半,即200万石),“诸事皆本创业之初”(一切权力归于天皇),“百事一新”^②。1月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并于25日奏请天皇征讨萨、长。26日,幕军自大阪向京都前进。27日,以萨、长军为主力的天皇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3日,5,000人的天皇军战胜了15,000人的幕府军。史称“鸟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③由此开始。

德川庆喜退守江户。1868年3月初,天皇军在京阪富商支持下出师东征,兵力约5万。4月6日,德川庆喜在大军压境下被迫同意交出江户(5月3日正式交出)。天皇军平定了江户城内的小规模武装叛乱,继续征讨东北地方叛拒诸藩,至10月8日平定东北地方。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在江户开城时被迫归顺,后又率舰队叛逃,收容幕军残余,盘踞北海道,自称“德川氏脱藩家臣”,于1869年1月27日建立“虾夷共和国”。3月,天皇军出兵北海道,6月27日攻下榎本武扬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郭,榎本武扬降,戊辰战争至此结束。整个战争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半。天皇军战死者3556人,幕府军战死者4707人。人民群众不断起义打击幕府势力是天皇军得以迅速取胜的根本原因。

新政府对德川庆喜、幕府旧臣及佐幕诸藩处分极宽。德川家

① 艺,安艺藩,今广岛县。

② “一新”与“维新”在日语中同音,后乃逐渐改称“维新”。

③ 1868年为戊辰年。史称日本讨幕战争为戊辰战争。



康继承人移封至骏府(今静冈县),领地减为 70 万石。武装反抗天皇军的佐幕诸藩无一藩主被处死,除封者仅有两个藩,除封、削封总额约 103 万石,旧幕臣有 4929 人在新政府供职。反抗最坚决的榎本武扬,降后被囚两年半,后亦释放,不久,即委以重任。

1868 年 4 月 6 日(江户开城谈判成功之日),天皇率公卿侯祭祀天地神祇,宣读“五条誓约”(词意简括的“政治纲领”)。次日,发布王榜禁令以建立统治秩序。6 月 11 日发布“政体书”(中央机构组织原则),实行以古代太政官制为蓝本,而建立政府机构的太政官制。太政官,即中央政府,其行政机构总称“七官二局”^①。10 月 23 日,改年号为明治。11 月,天皇巡幸关东地区,26 日驾临江户,改江户为东京。次年 4 月 5 日,中央政府(太政官)迁至东京。

“法外之域”鹿儿岛

鹿儿岛,地处日本九州南端,隔海与中国江、浙相望,是封建领主岛津家的世袭领地,旧称萨摩藩。境内 26% 以上的人口是士族出身。社会等级森严,封建压迫深重。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实际过着不如牛马的日子。散在九州南部海上的岛屿,更因农民种植只许领主专卖的甘蔗,而有“砂糖地狱”之称。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之前,萨摩藩主便有人主中原、“集中封建的日本为一统”的打算。所以,岛津齐彬任藩主期间(1851~1858 年),格外重视藩内陆海军的建设。1851 年 7 月,岛津齐彬上任不久,便在天保山练兵场检阅炮兵训练。稍后,又责成“家老”(即藩主手下的主要管事人)桦山久宽等人,推广将火绳改为活塞的新式步枪。1852 年,重建沿海炮台,整修鹿儿岛城。此外,在藩内还建

^① “官”,这里指机构,相当于部。七官,即行政官、神祇官、会计官、军务官、外国官、刑法官、民政官。二局,即议政官上局和下局。二局是立法机构,相当于议会的上、下院。



有“开物馆”和“集成馆”，自行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制造甲胄、枪炮和火药。据称，每日在“集成馆”内从事生产的，多达1,200余人。萨摩藩生产的以蒸汽作动力的船舶备有大小火炮，并在1854年首先以太阳的形状作为船徽标志。1870年采用的日本国旗图案就是参照这个船徽制定的。

萨摩藩主不仅蓄意“统一”日本，取代幕府政权，而且力图向中国扩张。1858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岛津齐彬便曾宣称，以今日的形势而论，日本应首先出兵“取清之一省”，“内增日本之势力，外昭武勇于宇内”。他还说，英法两国远隔重洋，尚且不怕“用兵之劳”，更何况我日本呢……。岛津齐彬不仅是个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而且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先驱。只是因为过早地死去，没有实现他的“宏图”。但是，他的政治遗言：“伸张皇权”、“改革幕政”、“公武合体”，即恢复天皇的统治权力、改革幕府的独裁专制、实现以天皇为首的各大封建领主与宫廷官僚的联合专制，以及他个人向外侵略的野心，却深深地影响了萨摩藩的继承人和鹿儿岛的土族们。后任藩主岛津忠义的生父岛津久光（齐彬的弟弟），和本书开头已经提到的西乡隆盛，便是两个不同身分的典型。

西乡隆盛，1827年生于鹿儿岛城下的下级武士家庭。幼名小吉，后改称吉之助（世袭父名），又名隆永、善兵卫。一度还隐姓埋名，唤作菊池源吾、大岛三右卫门。西乡下有兄弟三人，其一便是后来官拜海军元帅的西乡从道。因此，西乡隆盛又有“大西乡”之称，雅号南洲。

西乡自幼深受“乡中教育”（即鹿儿岛的乡土教育）的熏陶，熟知封建伦理，富有“武士道”的忠君意识，而且“乡党”（地方派别性）气质浓厚。他和岛津齐彬有“鱼水之亲”，曾舍身忘死地为岛津齐彬的政治理想效劳。岛津齐彬对人说：“我的家臣很多，但谁也不顶用。唯有西乡才是萨摩的珍宝。他有独立性，所以我才重用他”。1857年，西乡隆盛被破格提拔为“徒目付”，即从一个普通的



藩内武士,升为藩主的贴身耳目。以后则开始崭露头角,活跃在本藩的内政和外交活动中。西乡和他的主公一样,也是一个封建的军国主义者。他曾作诗言志:

建业唯期华盛东,斗争独冀拿破翁^①。

半宵振剑望寒月,今古兴亡在眼中。

意思是说,只有靠军事的力量才能主宰国家的兴亡。

1858年,岛津齐彬死后,西乡由于从事反对幕府的活动,而被藩主庇护性地流放到九州南面海上的大岛。后因得罪了岛津久光,一度再被流放至更远的永良部岛。但其心志不变,依然信守岛津齐彬的“遗言”。所谓“朝蒙朝恩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生死何疑天付与,愿留魂魄护皇城”的诗句(意思是说人生荣辱不定,但其认为生死在天,只愿为皇室、主公效命),恰是西乡此时的心境。

1864年3月,西乡被藩主岛津忠义重新起用。但这时的西乡已经不仅是在萨摩藩掌握实权的岛津久光的主要谋臣,在藩内举足轻重,而且在藩外也是拥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了。

这时的萨摩藩,一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公武合体”,就是拥戴天皇,改造幕府专制。另一方面,则继续在藩内扩大军事力量。1864年,建立“开成所”,专门进行各种军事学科的教育。内容不仅包括陆海军的炮术、操练和兵法,而且包括天文、地理、物理、数学、测量以及航海、器械、医学等等。1866年和1867年,又进一步成立“陆军操练所”和“海军操练所”,加强体制健全、训练有素的陆海军队,培养富有战斗力的土族。因此,1868年以前的鹿儿岛,实际已是拥兵自恃的“独立王国”。

^① 其中的“华盛东”即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1732~1799年),“拿破翁”即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1769~1821年)。



明治新政权建立后,由于萨摩藩在推翻幕府的战争中出力最大,所以在新政权中也拥有不容置疑的地位。

1869年6月,新政府对打倒幕府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萨摩藩的岛津久光,被天皇称作“国家的柱石”,加官进爵,受赏世袭俸禄10万石。西乡隆盛在同年也受到少有的嘉奖,被册封为“正三位”(即“三品官”,当时西乡没有接受),并赏赐军功俸禄2,000石。与此同时,其他萨摩藩出身的倒幕将士,也多有晋升和受赏。这样一来,萨摩藩实际把持了新政权的主要职务。明治初期,新政权67名“敕任官”(即由天皇直接任命的高级官员)中,萨摩藩出身的便有18人,约占27%。如果加上打倒幕府有功的长州藩、土佐藩(今高知县)和肥前藩(今佐贺、长崎县)出身的官员,便可占据“敕任官”总数的65%以上。因此,当时就有明治政权是“藩阀专制”或“萨长专制”的说法。而萨摩藩出身的政府参议大久保利通,也在明治二年(1869年)十二月,自负地言称:“萨长是皇国〔日本〕的柱石,命脉之所系也。”

萨摩藩利用其独特地位,常常自行其事。1868年1月,它对倒幕战争中死亡的士族,继续发放生前的俸禄。11月,又跑在新政府的前边,对倒幕有功的士族“论功行赏”:根据战死者生前的地位,给其家属15年至30年的禄米;负伤者给予40俵(二斗为一俵)以内的禄米;参战病死者一次付给家属抚恤金70两白银。此外,倒幕归来的士族不仅被继续录用,编为藩内常备兵员的队长或士兵,而且享受按规定应给予的最高额的军功俸禄。这对于下级士族来说是优厚的,而且是其他各藩所没有的。因此,一度率队出征的西乡隆盛更得士族的推崇。

1869年2月,倒幕归来的“凯旋将士”,在西乡的幕后操纵下,迫使藩主岛津忠义对藩政进行“改革”,把藩主的世袭权与萨摩藩的行政权分开,另行设立由执政、参政和公议人组成的“知政所”(即藩政权),下设军务局、会计局、司法局和监察局,分由各司总裁主持。另外,设一专门处理藩主家务的内务局。这种“改革”,实际



等于取代了藩主对萨摩藩的世袭统治,而由倒幕归来的将士代表和下级士族把持了藩政。如担任军务局总裁的岛津广兼、担任参政的伊地知正治、大迫贞清、伊集院兼宽和担任监察局总裁的大山纲良等等,都是所谓“凯旋将士”的代表。2月25日,西乡隆盛也被藩主岛津忠义低声下气地请出来,作了萨摩藩的“参政”,日后不久又成为“大参事”(大体类似总参谋长,仅次于藩主的地位)。这样一来,鹿儿岛又逐渐变成了以士族为中心的“西乡王国”。

同年6月,中央政府实行“版籍奉还”,岛津忠义被任命为“藩知事”。8月间,西乡控制的萨摩藩“知政所”准许藩主和旧有的名门大户交回私有领地,并宣布废除门阀制度,一般的武士被改称为士族,并实行“禄制改革”,将旧门阀的世袭俸禄削减了17.6万多石,但下级士族却提高了5.7万余石,大体比原有的俸禄增加二成。与此同时,西乡主持下的萨摩藩,继续扩大士族军队。1870年1月,常备兵员总数已达1.3万余人,可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却还没有自己的直属军队。以致东京等要地必须依靠萨摩等西南强藩所提供的军队作警卫。这时的西乡,不仅重视鹿儿岛城下的士族军队,而且积极扩充鹿儿岛县内各地的常备兵员。他采取“军政”形式,由常备兵的大队长和小队长,分别兼管鹿儿岛城下及各乡的民政。此外,进一步扩大专门生产大炮、短枪和弹药的制造所。1871年4月,“集成馆”附属的生产单位已有26处。另外还有火药制造局,下设四处工厂和四个火药库。无论在生产的规模和数量上,在当时的日本都是最先进的。

1871年以后,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废藩置县”等措施,鹿儿岛几乎每每抗拒不遵。1872年,日本政府宣布废除“卒族”,但鹿儿岛却照样保留“士族”、“卒族”和藩内更低级的“付族”等级。对于“地租改革”,萨摩藩更是不予执行。1875年10月,鹿儿岛第四大区的区长、户长和士族们,联合向县参事(县令之下的行政官)提出意见书,内称:旧藩时代,所有的土地都是领主的,农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全是领地所有者的佃户,而今将自耕地以外



的土地,都作为农民的土地,没有那种道理。因而坚决反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地租改革条例》。

对于新政府的“禄制改革”,鹿儿岛也是拒不实行。由于废藩置县,士族的世袭俸禄(即子子孙孙可以享受的俸禄)被减少了,但是鹿儿岛继续由县厅补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874年,日本政府决定按俸禄的多少收税,而鹿儿岛却由县厅代替支付。此外,1874年将俸禄改为“金禄”时,鹿儿岛还是独断专行,继续发放禄米。对于《金禄公债发行条例》,鹿儿岛则是强调“特殊性”,迫使中央政府对世袭继承性的俸禄加长支付年限,提高利息,并要求发给十年分的公债证书,按一成计算利息。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致当时的《朝野新闻》(1875年9月23日)在报导中也谈到,鹿儿岛县人是顽固的,县治和旧藩时代一样,丝毫没有进行改革。文部省的学制他们也不执行。特别是士族私藏武器,拒不上缴陆军省。地租改革也颇为困难。还有,“维新以来,实行郡县之法,一般是以他县之人作县令,但鹿儿岛却没有他县之人入为县令、参事者,即使是等外小吏,不是鹿儿岛士族的,也不过只有1%。由此判断,鹿儿岛的县治是封建制度的说法,并非虚妄”。它完全是新政权下的“法外之域”。

日本明治“维新三杰”

“维新三杰”,是日本史家对在明治维新时期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1828~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木户孝允(1833~1877)三人的推崇之称。

殊途同归

西乡、大久保和木户,出身不尽相同,经历各异,在登上历史舞台时,最初分别处在对立的营垒里。西乡和大久保是同乡同学,出身相似,都出生在萨摩藩(现鹿儿岛县)鹿儿岛下加治屋町的下级



武士之家；又都在 16 岁时，先后担任了低级官吏，并且都成为开明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主张改革幕府政治，参与藩政改革。但在 1858 年齐彬死后，他们的境遇却迥然不同：西乡先欲为齐彬殉死，后立誓继承齐彬遗志，为幕政改革而奔忙；在受到幕府镇压和本藩驱逐时，曾在绝望之下投海自尽未死，接着两次被流放到南岛，前后共五年。大久保则一帆风顺，颇受藩主岛津忠义之父、掌握藩政实权的岛津久光的信任，逐渐参与掌握了实权，并在贯彻久光的强藩“公武合体”^①路线中崭露头角；又因颇有手段地迫使幕府出钱，赔偿 1862 年“生麦事件”^②损失，以后在 1863 年“萨英战争”（英国为报复“生麦事件”派军舰侵入鹿儿岛挑起的战争）时，担任萨军总指挥，抗击英国侵略而声名大振。

1864 年西乡被久光赦罪召回并委以掌握萨摩陆海军实权重任后，作为久光的谋将，西乡与大久保一起，共同推行“公武合体”路线，并在 1864 年夏参与镇压长州藩（现山口县）尊王攘夷志士们在京都攻打皇宫禁门哈御门的“禁门之变”，还在幕府于同年组织讨伐长州藩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

木户出身于长州藩萩市吴服町藩医（中上层武士）之家，7 岁时为桂九郎兵卫的养子，因而通称桂小五郎。他 16 岁时入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受教，接受尊王攘夷思想。26 岁时进入仕途，29 岁时参与藩政，到京都辅佐藩主父子，成为与“公武合体”派相对立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但在长州藩“尊攘”派受到幕府、朝廷和公武合体派镇压时，他一次幸免逃脱，一次（“禁门之变”失败后）化装成乞丐在二条桥下潜伏多日而被救脱险，又在幕府讨伐长州，藩内保守派大肆杀害“尊攘”派志士时，因其躲藏在但马（现

① 主张改革幕府政治，使强藩、幕府（武）与天皇朝廷势力（公）结合，以巩固封建统治。

② 萨摩藩士在横滨郊外生麦村杀死英国商人事件。英国要求萨摩付出大宗赔款。